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日知録卷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賈　鋑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席大賓

欽定四庫全書

日知錄卷十六

崑山　顧炎武　撰

明經

今人但以貢生為明經非也唐制有六科一曰秀才二曰明經三曰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曰算大唐新語隋煬帝置明經進士二科國家因隋制增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并前為六科當時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金史移剌履傳進士之科隋大業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高宗時襍以箴銘賦詩至文宗始專用賦以經義取者謂之明經葉石林避暑錄話唐制取士用進士明經二科本朝初唯

用進士其罷明經不知自何時仁宗患進士詩賦浮淺不本經術嘉祐三年始復明經科今罷詩賦而用經義則今之進士乃唐之明經也

唐時入仕之數明經最多考試之法令其全寫註疏謂之帖括議者病其不能通經權文公謂註疏猶可以質驗不者儻有司率情上下其手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今之學者并註疏而不觀殆於本末俱喪然則今之進士又不如唐之明經也乎

秀才

舊唐書杜正倫傳正倫隋仁壽中與兄正玄正藏俱以秀才擢第唐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倫一家有三秀才甚為當時稱美唐登科記武德至永徽每年進士或至二十餘人而秀才止一人二人舊唐書職官志則云秀才有唐已來無其人杜氏通典云初秀才科第最高試方略策五條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絶新唐書高宗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士人所趨嚮惟明經進士二科而已顯慶初黄門侍郎劉祥道奏言國家富有

四海于今已四十年百姓官寮未有秀才之舉未必今人之不如昔將薦賢之道未至豈使方稱多士遂欽斯人請六品以下爰及山谷特降綸言更審搜訪唐人之於秀才其重如此秀才字出史記賈生傳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而儒林傳公孫弘等之議則曰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此秀才之名所起

玄宗御撰六典言凡貢舉人有博識高才強學待問無失俊選者為秀才通二經已上者為明經明閑時務精熟一經者為進士張昌齡傳本州欲以秀才舉之昌齡以時廢此

科已久固辭乃充進士貢舉及第是則秀才之名乃舉進士者之所不敢當也册府元龜開元二十四年已後復有秀才舉其時以進士漸難而秀才本科無貼經及襍文之限反易於進士主司以其科廢久不欲收獎應者多落之三十年來無登第者至天寶初禮部侍郎韋陟始奏請有堪此舉者乃令長官特考其常年舉送者竝停册府元龜又言代宗朝楊綰為禮部侍郎請制五經秀才科事寢不行而舊唐書儒學傳馮伉大歷初登五經秀才科則是嘗行之而旋廢耳又文苑英華判目有云鄉舉進士至省求試秀才考功不聽求訴不已趙岊判曰文藝小善進士之能訪對不休秀才之目文選任昉為蕭揚州作薦士表訪對不休質疑斯在是又進士求

試秀才而不可得也今以生員而冒呼此名何也容齋三筆謂秀才之名自宋魏以後實為貢舉科目之最而今世俗以為相輕之稱

明初嘗舉秀才洪武十五年徵至秀才數千人如太祖實錄洪武四年四月辛丑以秀才丁士梅為蘇州府知府童權為揚州府知府俱賜冠帶十年二月丙辰以秀才徐尊生為翰林應奉十五年八月丁酉以秀才曾泰為戸部尚書是也亦嘗舉孝廉洪武十八年十二月丙午洪武二十年二月己丑以孝廉李德為應天府尹是也此辟舉之名非所施於科

目之士今俗謂生員爲秀才舉人爲孝廉非也

舉人

舉人者舉到之人北齊書鮮于世榮傳以本官判尚書省右僕射事與吏部尚書袁聿修在尚書省簡試舉人舊唐書高宗紀顯慶四年二月乙亥上親策試舉人凡九百人調露元年十二月甲寅臨軒試應岳牧舉人是也登科則除官不復謂之舉人而不第則須再舉 太祖實錄許瑷饒之樂平人至正中兩以易經舉于鄉皆第一會試不第 贛州府志曰鄉舉在宋爲漕試謂之發解第

階之解送南宮會試耳試不第者須再試未階以入仕也及累舉不第然後有推恩焉謂之特奏者不復繫諸鄉舉矣元時亦然至明朝始定為入仕之途則一代之新制也 按宋時亦有不須再試而送南宮者謂之免解進士澠水燕談仁宗籍田時許開封國學舉人陪位因得免解

不若前明以舉人為一定之名也進士乃諸科目中之一科而傳中有言舉進士者有言舉進士不第者 孟浩然應進士不第杜甫天寶初應進士不第唐衢應進士久而不第溫庭筠大中初應進士累年不第吳筠舉進士不第皇甫鎮舉進士二十三上不中第 五代史亦然敬翔乾符中舉進士不中鄭遨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李振常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不中鄭珏舉進士數不中司空頲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馮玉少舉進士不中李鏻少舉進士累不中賈緯少舉進士不中

但云舉進士則第不第未可知之辭不若前明已登科而後謂之進士也宋徽宗宣和六年禮部試進士至萬五千人是年賜第八百五人自本人言之謂之舉進士自朝廷言之謂之舉人唐文宗開成三年五月丁巳朔勑禮部貢院進士舉人歲限放三十人及第進士舉人者謂舉進士之人也進士即是舉人不若前明以鄉試榜謂之舉人會試榜謂之進士也

永樂六年六月翰林院庶吉士沈升上言近年各布政司按察司不體朝廷求賢之盛心苟圖虛譽有稍能行

文大義未通者皆領鄉薦冒名貢士及至會試下第其中文字稍優者得除教官其下者亦得升之國監以致天下士子競懷僥倖不務實學洪熙元年十一月四川雙流縣知縣孔友諒上言乙將前此下第舉人通計其數設法清理是明初纔開舉人之塗而其獘即已如此然下第舉人猶令入監讀書三年許以省親未有使之游蕩於人間者正統十四年存省京儲始放回原籍其放肆無恥者游說干謁靡所不為已見於成化十四年

禮部之奏至於末年則挾制官府武斷鄉曲於是崇禎中命巡按御史考察所屬舉人間有黜革而風俗之壞已不可復返矣

進士

進士即舉人中之一科其試於禮部者人人皆可謂之進士唐人未第稱進士已及第則稱前進士雍錄引唐人詩云曾題名處添前字通鑑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既而及第在長安與同年出游遇之於塗馬上相揖因之謗議諠然遂沈廢終身是未及第而稱進士也試畢放榜其合格者曰賜進士及第後又

廣之曰賜進士出身賜同進士出身然後謂之登科所以異於同試之人者在乎賜及第賜出身而不在乎進士也宋政和三年五月乙酉臣僚言陛下罷進士立三舍之法今賜承議郎徐禋進士出身於名實未正乞改賜同上舍出身從之

科目

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

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唐書選舉志如姚崇下筆成章張九齡道侔伊呂之類見於史者凡五十餘科困學紀聞唐制舉之名多有八十有六故謂之科目宋王安石始罷諸科明代止進士一科則有科而無目矣猶沿其名謂之科目非也

王維楨欲於科舉之外倣漢唐舊制更設數科以收天下之奇士不知進士偏重之弊積二三百年非大破成

格雖有他材亦無由進用矣

制科

唐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唐志曰所謂制舉者其來遠矣自漢以來天子常稱制詔道其所欲問而親策之唐興世崇儒學雖其時君賢愚好惡不同而樂善求賢之意未始少怠故自京師外至州縣有司常選之士以時而舉而天子又自詔四方德行才能文學之士或高蹈幽隱與其不能自達者下至軍謀將略

翹關拔山絶藝竒伎莫不兼取其為名目隨其人主臨時所欲而列為定科者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類其名最著而天子巡狩行幸封禪太山梁父往往會見行在其所以待之之禮甚優而宏材偉論非常之人亦時出於其間不為無得也

宋初承周顯徳之制設三科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黄衣草澤竝許應詔景徳增為六科熈寧以後屢罷屢復宋

人謂之大科葉祖洽傳太宗歲設大科邵氏聞見錄富韓公初游場屋穆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今以殿試進士亦謬謂之制科

宋徐度郤埽編曰國朝制科初因唐制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明吏理達於教化凡三科應内外職官前資見任黄衣草澤人並許諸州及本司解送上吏部對御試策一道限三千字以上咸平中又詔文臣於内外幕職州縣官及草澤中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景德中又詔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

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武足安邊洞明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詳明吏理達於從政等六科天聖七年復詔應內外京朝官不帶臺省館閣職事不曾犯贓罪及私罪情理輕者竝許少卿監以上奏舉或自進狀乞應前六科仍先進所業策論十卷卷五道候到下兩省看詳如詞理優長堪應制科具名聞奏差官考試論六首合格即御試策一道又置高蹈丘園沈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應草澤及貢舉人非工商

褋類者並許本處轉運司逐州長史奏舉或於本貫投狀乞應州縣體量有行止别無玷犯者即納所業策論十卷卷五道看詳詞理稍優即上轉運司審察鄉里名譽於部内選有文學官再看詳實有文行可稱者即以文卷送禮部委主判官看詳選詞理優長者具名聞奏餘如賢良方正等六科熙寧中悉罷之而令進士廷試罷三題而試策一道建炎間詔復賢良方正一科然未有應詔者

高宗立博學宏辭科凡十二題制誥詔表露布檄箴銘記賛頌序内褋出六題分為三場每場體制一古一今南渡以後得人為盛多至卿相翰苑者今之第二場詔誥表三題内科一道亦是略倣此意而苟簡濫劣至於全無典故不知平仄者亦皆中式則專重初場之過也

甲科

杜氏通典按令文科第秀才與明經同為四等進士與明法同為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雖有甲乙丙

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徳以來明經惟有丙丁第進士惟乙科而已舊唐書𤣥宗紀開元九年四月甲戌上親策試應制舉人於含元殿勅曰近無甲科朕將存其上第楊綰傳天寶十三載𤣥宗御勤政樓試舉人登甲科者三人綰為之首超授右拾遺其登乙科者三十餘人冊府元龜杜甫哀蘇源明詩曰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闡然則今之進士而概稱甲科非也

隋書李徳林傳楊遵彥銓衡深慎選舉秀才擢第罕有

甲科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為上是則北齊之世即已多無甲科者矣

甲乙丙科始見漢書儒林傳平帝時歲課博士弟子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蕭望之傳以射策甲科為郎匡衡傳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褚先生補史記）

十八房

明制會試用考試官二員總裁同考試官十八員分閱

五經謂之十八房宋史各房分經始於理宗紹定二年嘉靖末年詩五房易書各四房春秋禮記各二房止十七房萬歷庚辰癸未二科以易卷多添一房減書一房仍止十七房至丙戌書易卷並多仍復書為四房始為十八房至丙辰又添易詩各一房為二十房天啓乙丑易詩仍各五房書三房春秋禮記各一房為十五房崇禎戊辰復為二十房辛未易詩仍各五房為十八房癸未復為二十房時人概稱為十八房云

戒菴漫筆曰江陰李詡著余少時學舉子業並無刻本窗稿有書賈在利考朋友家往來抄得燈窗下課數十篇每篇謄寫二三十紙到余家塾揀其幾篇每篇酬錢或二文或三文憶荆川唐順之中會元其稿亦是無錫門人蔡瀛與一姻家同刻方山薛應旂中會魁其三試卷余為從臾其常熟門人錢夢玉以東湖書院活板印行未聞有坊間板今滿目皆坊刻矣亦世風華實之一驗也愚按弘治六年會試同考官靳文僖批已有自板刻時文行學者往往記誦鮮以講究為事之語則彼時已有刻文但不

多耳

楊子常彝曰十八房之刻自萬歷壬辰鈎玄錄始旁有批點自王房仲士驌選程墨始至乙卯以後而坊刻有四種曰程墨則三塲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則十八房進士之作曰行卷則舉人之作曰社稿則諸生會課之作至一科房稿之刻有數百部皆出於蘇杭而中原北方之賈人市買以去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貴此之謂學問此之謂士人而他書一切不觀昔丘文莊當天順成化之盛去宋元未遠已謂士子有

登名前列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先後字書偏旁者舉天下而惟十八房之讀讀之三年五年而一幸登第則無知之童子儼然與公卿相揖讓而文武之道棄如弁髦宋史理宗朝姦弊愈滋有司命題苟簡或執偏見臆說或發策用事訛舛所取之士既不精數年之後復俾之主文是非顛倒逾甚時謂之謬種流傳嗟乎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廿一史廢昔閔子馬以原伯魯之不說學而卜周之衰余少時見有一二好學者欲通旁經而涉古書則父師交相譙呵以為必不得顓業於帖括而將為坎軻不

利之人豈非所謂大人患失而惑者與陸氏曰大人懼違衆而失位心志惑亂故徇流俗之說而亦曰可以無學若乃國之盛衰時之治亂則亦可知也已

經義論策

今之經義論策其名雖正而最便於空疏不學之人唐宋用詩賦雖曰雕蟲小技而非通知古今之人不能作今之經義始於宋熙寧中王安石所立之法命呂惠卿王雱等為之宋史神宗熙寧四年二月丁巳朔罷詩賦及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命中書

撰大義式頒行

元祐八年三月庚子中書省言進士御試答策多係在外準備之文工拙不甚相遠難於考較祖宗舊制御試進士賦詩論三題施行已遠前後得人不少況今朝廷見行文字多係聲律對偶非學問該洽不能成章請行祖宗三題舊法詔來年御試將詩賦舉人復試三題經義舉人且令試策此後全試三題是當時即以經義為在外準備之文矣

宋史徐禧傳神宗見其所上策曰禧言朝廷用經術變士十已八九然竊

襲人之語不求心通者相半此言是也

陳後山談叢言荆公經義行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荆公悔之曰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也豈知數百年之後并學究而非其本質乎此法不變則人才日至於消耗學術日至於荒陋而五帝三王以來之天下將不知其所終矣趙鼎言安石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陳公輔亦謂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不讀史漢而習其所為三經新義皆穿鑿破碎無用之空言也若今之所謂時文既非經傳

復非子史展轉相承皆杜撰無根之語前輩時文無字不有出處今但令士子作文自注出處無根之語不得入文自當攏指而退矣金史明昌元年令舉人程文所用故事可自注出處以是科名所得十人之中其八九皆為白徒而一舉於鄉即以營求關說為治生之計於是在州里則無人非勢豪適四方則無地非游客而欲求天下之安寧斯民之淳厚豈非卻行而求及前人者哉

太祖實錄洪武三年八月京師及各行省開鄉試初場四書疑問本經義及四書義各一道元制有四書疑本經疑洪武三年

開科以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節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合為一題問二書所言平天下大指同異此即宋時之法第二場論一道第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復以五事試之曰騎射書筭律騎觀其馳驅便捷射觀其中之多寡書通於六義筭通於九法律觀其決斷詔文有曰朕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觀其學識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伏讀此制真所謂求實用之士者矣至十七年命禮部頒行科舉成

式第一場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未能者許各減一道第二場論一道詔誥表内科一道判語五條第三場經史策五道文辭增而實事廢蓋與初詔求賢之法稍有不同而行之二百餘年非所以善述祖宗之意也二十五年二月甲子儒學生員兼習射與書算俟其科貢兼考之後廢不行　宣德四年九月乙卯北京國子監助教王仙言近年生員止記誦文字以備科貢其於字學算法略不曉習改入國監歷事諸司字畫麤拙算數不通何以居官涖政乞令天下儒學生員兼習書算上從之

四書疑猶唐人之判語設為疑事問之以觀其學識也

四書義猶今人之判語不過得之記誦而已苟學識之可取則劉蕡之對止於一篇已足蓋一代之人才徒以記誦之多書寫之速而取其長則七篇不足為難而有併作五經二十三篇如崇禎七年之顔茂猷者奉旨特賜中式及殿試第二甲第二名賜進士出身亦何裨於經術何施於國用哉

實録言洪武十四年六月丙辰詔於國子諸生中選才學優等聰明俊偉之士得三十七人命之博極羣書講明道德經濟之學以期大用稱之曰老秀才累賜羅綺

襲衣巾襌禮遇甚厚後來庶吉士之制實本於此是則太祖所望於諸生者固不僅以帖括之文而惜乎大臣無通經之士使一代𦔳俊之典但止於斯可歎也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丁卯仁廟諭大學士楊士奇等曰朝廷所重安百姓而百姓不得蒙福者繇牧守匪人牧守匪人繇學校失教故歲貢中愚不肖十率七八古事不通道理不明此豈可任安民之寄當日貢舉之行不過四十年而其獘已如此乃䕶局之臣猶託之祖制而

相持不變乎

三塲

明初三塲之制雖有先後而無重輕乃士子之精力多專於一經略於考古主司閲卷復護初塲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塲夫昔之所謂三塲非下帷十年讀書千卷不能有此三塲也今則務於捷得不過於四書一經之中擬題一二百道竊取他人之文記之入塲之日抄謄一過便可僥倖中式而本經之全文有不讀者矣

率天下而為欲速成之童子學問由此而衰心術由此而壞宋嘉祐中知諫院歐陽修上言今之舉人以二千人為率請寛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顛倒重襍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對所問者誤引事跡者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

百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亦當不至大濫蓋其節抄剽盜之人皆以先策論去之矣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可以中選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今之有天下者不能復兩漢舉士之法不得已而以言取人則文忠之論亦似可取蓋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節抄剽盜之人而七等在所先去則闒茸之徒無所僥倖而至者漸少科場

亦自此而清也

擬題

明代科場之病莫甚乎擬題且以經文言之初場試所習本經義四道而本經之中場屋可出之題不過數十富家巨族延請名士館於家塾將此數十題各撰一篇計篇酬價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記誦熟習入場命題十符八九即以所記之文抄謄上卷較之風簷結撰難易迥殊四書亦然發榜之後此曹便為貴人年少

貌美者多得館選天下之士靡然從風而本經亦可以不讀矣予聞昔年五經之中惟春秋止記題目然亦須兼讀四傳又聞嘉靖以前學臣命禮記題有出喪服以試士子之能記否者百年以來喪服等篇皆刪去不讀今則并檀弓不讀矣書則刪去五子之歌湯誓盤庚西伯戡黎微子金縢顧命康王之誥文侯之命等篇不讀詩則刪去淫風變雅不讀易則刪去訟否剝遯明夷睽蹇困旅等卦不讀止記其可以出題之篇及此數十題

之文而已讀論惟取一篇披莊不過盈尺隋書崔儦傳　因陋就寡赴速邀時舊唐書薛謙光傳　昔人所須十年而成者以一年畢之昔人所待一年而習者以一月畢之成於勦襲得於假倩卒而問其所未讀之經有茫然不知為何書者故愚以為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請更其法凡四書五經之文皆問疑義使之以一經而通之於五經又一經之中亦各有疑義如易之鄭王詩之毛鄭春秋之

三傳以及唐宋諸儒不同之說四書五經皆依此發問漢人所謂發策決科者正是如此其對者必如朱子所云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宋史劉恕傳舉進士詔能講經義者別奏名應名者才數十人恕以春秋禮記對先列註疏方引先儒異說末乃斷以己意凡二十問所對皆然其所出之題不限盛衰治亂宋文鑑載張庭堅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經義一篇使人不得意擬而其文必出於場中之所作則士之通經與否可得而知其能文與否亦可得而驗矣又不然則姑用唐宋賦韻之法猶可以杜節抄剽盜之弊蓋題可擬而韻不可

必文之工拙猶其所自作必不至以他人之文抄謄一過而中式者矣其表題專出唐宋策題兼問古今（如王梅溪集中所載）人自不得不讀通鑑矣夫舉業之文昔人所鄙斥而以為無益於經學者也今猶不出於本人之手焉何其愈下也哉

讀書不通五經者必不能通一經不當分經試士且如唐宋之世尚有以老莊諸書命題如卮言日出賦至相率扣殿檻乞示者今不過五經益以三禮三傳亦不過

九經而已此而不習何名為士宋史馮元授江陰尉時詔流内銓以明經者補學官元自薦通五經謝泌笑曰古人治一經而至皓首子尚少能盡通耶對曰達者一以貫之更問疑義辨析無滞

石林燕語熙寧以前以詩賦取士學者無不先徧讀五經余見前輩雖無科名人亦多能䄠舉五經蓋自幼學時習之故終老不忘自改經術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經授之他經縱讀亦不能精其教之者亦未必皆通

五經故雖經書正文亦多遺誤若今人問答之間稱其人所習為貴經自稱為敝經尤可笑也
科塲之法欲其難不欲其易使吏其法而予之以難則覬倖之人少少一覬倖之人則少一營求患得之人而士類可漸以清抑士子之知其難也而攻苦之日多多一攻苦之人則少一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人而士習可漸以正矣
墨子言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為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

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信之士懼今若責士子以兼通九經記通鑑歷代之史而曰若此者中不若此者黜我以為必好學能文之士喜而不學無文之士懼也然則為不可之說以撓吾法者皆不學無文之人也人主可

以無聽也

今日欲革科舉之弊必先示以讀書學問之法暫停考試數年而後行之然後可以得人晉元帝從元坦之議聽孝廉申至七年乃試胡三省註緩為之期曰申古之人有行之者

題切時事

考試題目多有規切時事亦虞帝予違汝弼之遺意也宋史張洞傳試開封進士賦題曰孝慈則忠時方議濮安懿王稱皇事英宗曰張洞意諷朕宰相韓琦進曰言

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上意解古之人君近則晝官師之規遠則通鄉校之論此義立而爭諫之塗廣矣天啓四年應天鄉試題今夫奕之為數一節以魏忠賢始用事也浙江鄉試題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以杖殺工部郎萬燝也七年江西鄉試題皜皜乎不可尚已其年監生陸萬齡請以忠賢建祠國學也萬齡疏以忠賢芟除奸黨為誅少正卯定三朝要典為作春秋請上特製碑文并祠其父於後室以比於啓聖崇禎三年應天鄉試題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以媚奄

諸臣初定逆案也此皆可以開帝聰而持國是者時當季葉而沔水鶴鳴之義猶存於士大夫可以想見先朝之遺化若崇禎九年應天鄉試春秋題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以公孫彊比陳啓新是以曹伯陽比皇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天啓七年順天鄉試書經題我二人共貞以周公比魏忠賢則又無將之漸亦見之彈文者也景泰初也先奉上皇至邊邊臣不納雖有社稷為重之說然當時朝論即有以奉迎之緩為譏者順天鄉試題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一節蓋有諷意

試文格式

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之名也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演傳註或對或散初無定式其單句題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弘治九年會試責難於君謂之恭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責難於

君四股中間過接二句復講謂之恭四股復收二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亦有聯屬二句四句為對排比十數對成篇而不止於八股者）其兩扇立格（謂題本兩對文亦兩大對）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復如之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嘉靖以後文體日變而問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謂矣孟子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今之為時文者豈必裂規偭矩矣乎

發端二句或三四句謂之破題大抵對句為多此宋人

相傳之格木之人賦格唐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謂之承題然後提出夫子曾子子思孟子皆然為何而發此言謂之原起至萬歴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聖人言畢自攄所見或數十字或百餘字謂之大結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時事以後功令益密恐有藉以自衒者但許言前代不及本朝至萬歴中大結止三四句於是國家之事罔始罔終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見於應舉之文矣

試錄文字之體首行曰第一場頂格寫次行曰四書下一格次行題目又下一格五經及二三場皆然至試文則不能再下仍提起頂格此題目所以下二格也若歲考之卷則首行曰四書頂格寫次行題目止下一格經論亦然（須知自古以來書籍文字首行無不頂格寫者）後來學政苟且成風士子試卷省卻四書各經字竟從題目寫起依大場之式概下二格聖經反下自作反高於理為不通然日用而不知亦已久矣又其異者沿此之例不論古今詩文概

以下二格為題萬歷以後坊刻盛行每題之文必注其人之名於下而刻古書者亦化而同之如題曰周鄭交質下二格其行末書左丘明題曰伯夷列傳下二格其行末書司馬遷變歷代相傳之古書以肖時文之面貌使古人見之當為絶倒

程文

自宋以來以取中士子所作之文謂之程文金史承安五年詔考試詞賦官各作程文一道示為舉人之式試

後赴省藏之至明朝先亦用士子程文刻錄後多主司所作遂又分士子所作之文别謂之墨卷

文章無定格立一格而後為文其文不足言矣唐之取士以賦而賦之末流最為冗濫宋之取士以論策而論策之弊亦復如之明之取士以經義而經義之不成文又有甚於前代者皆以程文格式為之故日趨而下鼂董公孫之對所以獨出千古者以其無程文格式也欲振今日之文在毋拘之以格式而俊異之才出矣

判

舉子第二場作判五條猶用唐時銓試之遺意至於近年士不讀律止抄錄舊本入場時每人止記一律或吏或户記得五條場中即可互換中式之卷大半雷同最為可笑通典選人條例其倩人暗判人間謂之判羅此最無恥請牓示以懲之後唐明宗天成三年中書奏吏部南曹關今年及第進士内三禮劉瑩等五人所試判語皆同勘狀稱晚逼試期偶拾得判草寫淨實不知判

語不合一般者敕貢院擢科考詳所業南曹試判激勸為官劉瑩等既不攻文只合直書其事豈得相傳槀草侮瀆公場宜令所司落下放罷宋史太祖紀開寶六年八月丁酉泗州推官侯濟生試判假手杖除名夫以五代偏安喪亂之餘尚令科罷明以堂堂一統作人之盛而士子公然互換至一二百年目為通獘不行覺察傳之後代其不為笑談乎

試判起於唐高宗時初吏部選才將親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縣案牘疑議試其斷割而觀其能否後日月寖

久選人猥多案牘淺近不足為難乃采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其判斷既而來者益衆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為問乃徵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惟懼人之能知也佳者登於科第謂之入等其甚拙者謂之藍縷各有升降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亦曰超絶詞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職至明朝之制以吏部選人之法而施之貢舉欲使一經之士皆通吏事其意甚美又不用假設甲乙止據律文尤為

正大得體但以五尺之童能强記者旬日之力便可盡荅而無難亦何以定人才之高下哉葢此法止可施於選人引試俄頃之間而不可行之通場廣衆竟日之久宜乎各記一曹互相倒換朝廷之制有名行而實廢者此類是矣必不得已而用此制其如通典所云問以時事疑獄令約律文斷決不乖經義者乎

經文字體

生員冒濫之獘至正嘉而極求其省記四書本經全文

百中無一更求通曉六書字合正體者千中無一也簡汰之法是亦非難但分為二場第一場令暗寫四書一千字經一千字脫誤本文及字不遵式者貼出除名第二場乃考其文義則嬰相之射僅有存者矣或曰此末節也豈足為才士累夫周官教國子以六藝射御之後繼以六書而漢世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以周官童子之課而責之成人漢世掾史之長而求之秀士猶且不能則退之隴畝其何辭之有北齊策孝秀於朝堂

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迹濫劣者飲墨汁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僭霸之君尚立此制以全盛之朝求才之主而不思除弊之方課實之效與天下因循於溷濁之中以是為順人情而已權文公有言常情為習所勝避患安時俾躬處休以至老死自為得計豈復有揣摩古今風俗整齊教化根本原始要終長轡遠馭者耶古今一揆可勝慨息

史學

唐穆宗長慶三年二月諫議大夫殷侑言司馬遷班固范曄三史為書勸善懲惡亞於六經比來史學廢絶至有身處班列而朝廷舊章莫能知者於是立三史科及三傳科通典舉人條例其史書史記為一史漢書為一史後漢書并劉昭所注志為一史三國志為一史晉書為一史李延壽南史為一史北史為一史習南史者兼通宋齊志習北史者通後魏隋書志自宋以後史書煩碎冗長請但問政理成敗所因及其人物損益關於當

代者其餘一切不問國朝自髙祖以下及睿宗實録并貞觀政要共為一史朱子亦嘗議分年試士以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為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為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為一科時務律歴地理為一科今史學廢絶又甚唐時若能依此法舉之十年之間可得通達政體之士未必無益於國家也

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十月太常博士倪思言舉人輕視史學今之論史者獨取漢唐混一之事三國六朝五代以為非盛世而恥談之然其進取之得失守禦之當否

籌策之疏密區處兵民之方形勢成敗之迹俾加討究有補國家請諭春官凡課試命題雜出諸史無所拘忌考覈之際稍以論策為重毋止以初場定去留從之史言薛昂為大司成寡學術士子有用史記西漢語輒黜之在哲宗時嘗請罷史學哲宗斥為俗佞吁何近世俗佞之多乎

日知錄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日知録卷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賈鋑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席大賓

日知録卷十七

崑山　顧炎武　撰

生員額數

生員猶曰官員有定額謂之員唐書儒學傳國學始置生七十二員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孫為之太學百四十員取五品以上四門學百三十員取七品以上郡縣三等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下以十為差上縣學置生四十員中下亦以十為差此生員之名所始而明制亦畧

倣之

明初諸生無不廩食於學會典言洪武初令在京府學六十人在外府學四十人州學三十人縣學二十人日給廩膳聽於民間選補仍免其差徭二丁正統六年閏十一月乙未以直隸保安州臨邊民少減儒學訓導一員生員併為兩齋歲貢依縣學例其後以多才之地許令增廣亦不過三人五人而已踵而漸多於是宣德元年定為之額如廩生之數其後又有軍民子弟俊秀待補增廣之名大明會典正統十二年奏准常額之外軍民子弟願入學者提調教官考

選俊秀待補增廣員缺一體攷送應試　按實錄此從鳳陽府知府楊瓚之言先是廩增額外之生止謂之入學寄名此則准其待缺補充增廣生矣久之乃號曰附學無常額而學校自此濫矣畀時每學生員不過數十人故攷試易精程課易密而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庚子詔歲貢生員不中其廩食五年者罰為吏不及五年者遣還讀書次年復不中者雖未及五年亦罰為吏二十七年十月庚辰詔生員食廩十年學無成效者罰為吏成化初禮部奏准革去附學生員四年五月庚申旨下已而不果行成化元年大藤峽用兵始令兩

廣攷試不中生員廩膳納米五十石增廣納米三十石免其充吏放回寧家其年保定等府水災復依此例廩膳納米六十石增廣四十石以後餉軍賑饑率依此例至五年二月提調直隸學校監察御史陳煒奏請免其充吏竟發為民奉旨准行仍追其所食廩米　而教官提調官亦各有罰取之如彼其少課之如此其嚴豈有如後日之濫且惰者乎當時於取進士用三場動言遵祖制而於此獨不肯申明祖制舉一世而為姑息之政僥倖之人是可歎也

宣德三年三月戊戌行在禮部尚書胡濙奉旨令各處巡按御史同布政司按察司并提調官教官將生員公

同攷試食廩膳七年以上學無成效者發充吏六年以下追還所給廩米黜為民至宣德七年奏天下生員三萬有奇其時即已病生員之濫而尚未有提學官之設是以煩特旨而會多官也

正統元年五月壬辰始設提調學校官每處添按察司官一員南北御史各一員十年四月廣東左參議楊信民奏自設提調學校官以來監臨上司嫵於侵職巡歷所至置之不問如廣東諸處阻江隔海提學官不過歲一至而已雖曰職掌徒為文具乞罷之便事下禮部尚書胡濙言布按二司所至處自應提督攷較府州縣提調正官每月朔望宜照例詣

學攷其勤惰今因設提學官乃彼此推諉是非設官之過乃曠職之咎也得旨申飭仍令巡按御史糾舉提學官之不職者　十三年七月丙戌山西絳縣儒學署訓導事舉人張幹請罷提督學校御史僉事等官部議從之上不允　景泰元年四月壬午翰林院編修周洪謨請裁革各處提學官　天順五年十一月庚申復設提督學校官其條例曰生員食廩六年以上不諳文理者悉發充吏增廣生入學六年以上不諳文理者罷黜為民當差又曰生員有闕即於本處官員軍民之家選攷端重俊秀子弟補充當時生員有闕方補後充吏之法不行而新進附生乃有六年未滿免黜之例蓋緣此而推之也

李吉甫在中唐之世疾吏員太廣謂繇漢至隋未有多於今者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今則遐陬下邑亦有生員百人即未至擾官害民而已為遊手之徒足稱五蠹之一矣有國者茍知俊士之效賒而遊手之患切其有不亟為之所乎

其中之劣惡者一為諸生即思把持上官侵噬百姓聚黨成羣投牒呼譟正統十四年六月丙辰詔生員事犯黜退者輕罪充吏免追廪米若犯受贓姦盜冐籍科舉挾妓飲酒居喪娶妻妾等罪者南北直隸發充兩京國子監膳夫各布政司發充鄰近儒學

齋夫膳夫滿日原籍為民示警廩膳仍追廩米至崇禎之末開門迎賊者生員縛官投偽者生員幾於魏博之牙軍成都之突將矣故十六年殿試策問有曰秀孝閒汙潢池時舉人亦有從賊者故云嗚呼養士而不精其效乃至於此

景泰四年四月己酉右少監武艮禮部右侍郎兼左春坊左庶子鄒幹等奏臨清縣學生員伍銘等願納米八百石乞入監讀書今山東等處正缺糧儲宜允其請從之并詔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學生員能出米八百

石於臨清東昌徐州三處賑濟願入監讀書者聽此一時之秕政遂循之二百年

五月庚申令生員納米入監者比前例減三百石

河南開封府儒學教授黄鑾奏納粟拜官皆衰世之政乃有之未聞以納粟為貢士者臣恐書之史冊將取後世作俑之譏部議倉廩稍實即為停罷

八月癸巳禮部奏邇因濟寜徐州饑權宜拯濟令生員輸米五百石入監讀書雖云權宜實壞士習請弛其令

庶生徒以學行相勵從之

正統以後京官多為其子陳情乞恩送監讀書者此太學之始壊

天順五年十月令生員納馬廿匹補監生

唐書載尚書左丞賈至議曰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者何謂忠信之陵頽恥尚之失所末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

取士之失也近代趨仕靡然向風致使禄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教弘仁義之道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人心不得而摇矣觀三代之選士任賢皆攷實行故能風化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弘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術之學東都終持名節之行至有近戚竊位强臣擅權弱主外立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豈非興學行道扇化於鄉里哉厥後文章

道弊尚於浮侈取士異術茍濟一時自魏至隋四百餘載三光分景九州阻域竊號僭位德義不脩是以子孫速顛享國咸促國家革魏晉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既宅九州攸同覆燾亭育合德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縱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是則科舉之弊必至於躁競而躁競之歸馴至於亂賊自唐迄今同斯一轍有天下者誠思風俗為人才之本而以教化為先庶乎德行脩而賢才出矣

明初有以儒士而入科場者謂之儒士科舉景泰間陳循奏臣原籍吉安府自生員之外儒士報科舉者往往一縣至有二三百人

中式額數

今人論科舉多以廣額為盛不知前代乃以減數為美談著之於史舊唐書王丘傳開元初遷考功員外郎貢舉舊以考功員外郎主之開元二十四年始改用禮部侍郎　杜甫詩忤下考功第　先是考功舉人請託大行取士頗濫每年至數百人此通計諸科之始　丘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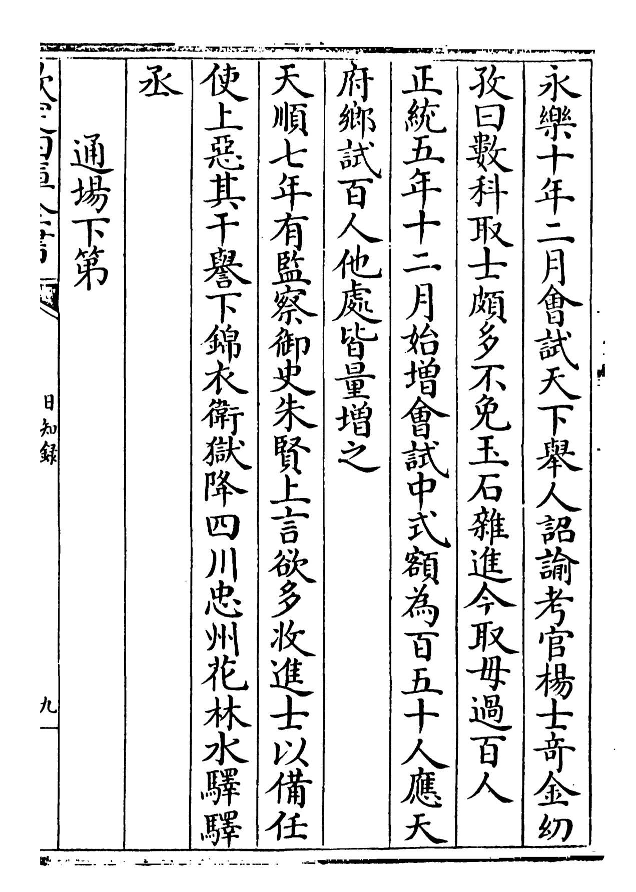
切覈其實材登科者僅滿百人議者以為自則天已後凡數十年無如丘者嚴挺之傳開元中為考功員外郎典舉二年人稱平允登科者頓減二分之一陸贄傳知貢舉一歲選士纔十四五此進士登第之數數年之内居臺省清近者十餘人此皆因減而精昔人之所稱善今人為此不但為刻薄之名而又坐失門生百數十人雖至愚者不為矣

高鍇傳為禮部侍郎凡掌貢部三年每歲登第者四十

人開成三年敕曰進士每歲四十人其數過多則乖精選官途填委要窒其源宜改每歲限放三十人如不登其數亦聽文宗之識豈不優於宋太宗乎賈餗傳太和中三典禮闈所選士共止七十五人

齊王融為武帝作策秀才文曰今農戰不修文儒是競宋自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賜進士諸科五百人遽令釋褐而二年進士至萬二百六十人淳化二年至萬七千三百人見曾鞏文集於是一代風流無不趨於科第葉適作

制科論謂士人猥多無甚於今世此雖足以弘文教之盛而士習之偷亦自此始矣呂氏家塾記言今士人所聚多處風俗便不好魯哀公用莊子之言號於國中曰無其道而為其服者其罪死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記曰垂緌五寸惰遊之士也今將求儒者之人而適得惰遊之士此其說在乎楚葉公之好畫龍而不好真龍也



永樂十年二月會試天下舉人詔諭考官楊士奇金幼孜曰數科取士頗多不免玉石雜進今取毋過百人

正統五年十二月始增會試中式額為百五十人應天府鄉試百人他處皆量增之

天順七年有監察御史朱賢上言欲多收進士以備任使上惡其干譽下錦衣衛獄降四川忠州花林水驛驛丞

通場下第

册府元龜唐天寶十載九月辛卯上御勤政樓試懐才抱器舉人丙申敕曰朕祗膺寶歴殷鑒逺圖慮草澤之遺賢降弓旌於屢辟是以三紀於兹羣材輻凑或一言可紀必適輪轅一善可經每加奬進庶六合之内靡然同風四科之門咸能一貫何兹意之緬邈而增修之寂寥今者舉人深乖宿望朕之所問必正經史卿等所答咸皆少通朕以獨鑒未周必資僉議爰命朝賢三事精加詳擇咸以為闕於聚學莫可登科其懐才抱器舉人

並放吏習學其有不對策羅嘉茂既是白丁宜於劔南効力全不答所問崔慎感劉灣等勑為本郡充學生之數勿許東西其所舉官各量貶殿以示懲誡是通塲皆下第也然玄宗不因是而廢此科且黜落之舉人猶稱為卿等既無峻切之文亦不為姑息之政斯得之矣

御試黜落

宋史仁宗紀嘉祐二年三月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出身八百七十七人親試舉人免黜落始此此仁宗末年姑

息之
政

詒謀録曰舊制殿試皆有黜落臨時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經省試取中而擯棄於殿試者自張元以積忿降元昊為中國患朝廷始因其家屬未幾復縱之於是羣臣建議歸咎於殿試嘉祐二年詔進士與殿試者皆不黜落是一畔逆之士子為天下後世士子無窮之利也阮漢聞言以張元而罷殿試之黜落則懲黄巢之亂將天下士子無一不登第而

後可

殿舉

宋初約周顯德之制定貢舉條法及殿罰之式進士文理紕繆殿五舉今謂之罰科諸科初場十否不通者謂之否殿五舉第二第三場十否殿三舉第一場至第三場九否並殿一舉殿舉之數朱書於試卷送中書門下今之科場有去取而無勸懲故不才之人得以旅進而言此者世必以為刻薄矣

英宗實録宣德十年九月令天下嵗貢生員從行在翰林院考試中式者送南北國子監讀書不中者發原籍住廪肄業以待復試再不中者發充吏提調教官如例責狀今嵗貢廷試亦無黜落設科取士大抵為恩澤之塗矣

進士得人

唐書選舉志衆科之目進士尤為貴其得人亦最為盛焉文宗好學嗜古鄭覃以經術位宰相深嫉進士浮薄

屢請罷之公主傅德宗女魏國公主下嫁王士平得罪貶賀州司戶參軍門下客蔡南史獨孤申叔為主作團雪散雪辭帝聞怒捕南史等逐之幾廢進士科　唐語林進士舉人各樹名甲開成會昌中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惡進士謂朝廷選官須公卿子弟為之何者少習其業自熟朝廷事臺閣之儀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閑習也德裕之論偏異蓋如此然進士科當唐之晚節尤為浮薄世所共患也

金史言取士之法其來不一至於唐宋進士盛焉當時

士君子之進不繇是塗則自以為慊苦簟反此繇時君之好尚故人心之趨向然也

宋馬永卿言本朝取士之路多矣得人之盛無如進士至有一榜得宰相數人者其間名臣不可勝數此進士得人之明效也或曰不然以本朝崇尚進士故天下英才皆入此科若云非此科不得人則失之矣唐開元以前未嘗尚進士科故天下名士雜出他塗開元以後始尊崇之故當時名士中此科者十常八九以此卜之可

以見矣
餘姚黄宗羲作明夷待訪録其取士篇曰古之取士也寛其用士也嚴今之取士也嚴其用士也寛古者鄉舉里選士之有賢能者不患於不知降而唐宋其科目不一士不得與於此尚可轉而從事於彼是其取之之寛也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大學正論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

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吏部又復試之詳下條宋雖登第入仕然亦止簿尉令録榜首纔得丞判是其用之之嚴也寛於取則無遺才嚴於用則無倖進今也不然其取士止有科舉一塗雖使豪傑之士若屈原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之徒舍是亦無繇而進取之不謂嚴乎哉一日苟得上之列於侍從下亦置之郡縣即其黜落而為鄉貢者終身不復取解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寛也嚴於取

則豪傑之老死邱壑者多矣寬於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流俗之人徒見二百年以來之功名氣節一二出於其中遂以為科法已善不必他求不知科第之內既聚此十百萬人不應功名氣節之士獨不得入則是功名氣節之士之得科第非科第之能得功名氣節之士也假使探籌較其長短而取之行之數百年則功名氣節之士亦自有出於探籌之中者寧可謂探籌為取士之善法邪究竟功名氣節人物不及漢唐遠甚徒使

庸妄之輩充塞天下豈天之不生才哉則取之之法非也我故寛取士之塗有科舉有薦舉有太學有任子有郡縣佐（其法以諸生掌六曹）有辟召有絶學有上書而用之之嚴附見焉

明初薦辟之法既廢而科舉之中尤重進士神宗以來遂有定例州縣印官以上中為進士缺中下為舉人缺最下乃為貢生缺舉貢歷官雖至方面非廣西雲貴不以處之以此為銓曹一定之格間有一二舉貢受知於

上拔為卿貳大僚則必盡力攻之使至於得罪譴逐且殺之而後已於是不繇進士出身之人遂不得不投門戶以自庇資格與朋黨二者牢不可破而國事大壞矣至於翰林之官又以清華自處而鄙夷外曹崇禎中天子忽用推知考授編檢而衆口交譁有適從何來遽集於此之誚唐武儒衡語嗚呼科第不與資格期而資格之局成資格不與朋黨期而朋黨之形立防微慮始有國者其為變通之計乎

大臣子弟

人主設取士之科以待寒畯誠不宜使大臣子弟得與其間以示寵遇之私而大臣亦不當使其子弟與寒士競進魏孝文時于烈為光禄勲卿其子登引例求進烈上表請黜落孝文以為有識之言雖武夫猶知此義也唐之中葉朝政漸非然一有此事尚招物議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知貢舉中書舍人李宗閔子壻蘇巢右補闕楊汝士弟殷士皆及第為段文昌所奏指擿牓内

鄭朗等十四人謂之子弟穆宗乃內出題目重試落朗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劍州刺史汝士開江令舊唐書會昌四年權知貢舉左僕射王起奏所放進士有江陵節度使崔元式甥鄭朴東都留守牛僧孺女婿源重故相竇易直子緘監察御史楊收弟嚴試文合格物議以子弟非之勑遣戶部侍郎翰林學士白敏中覆試落下三人唯放楊嚴一人冊府元龜　唐書楊嚴傳又有楊知至共五人大中元年禮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進士三十三人其封

彦卿崔琢鄭延休等三人實有詞藝為時所稱皆以父兄見居重任不敢選取詔令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韋琮考覆勑放及第舊唐書 大中末令狐綯罷相其子滈應進士舉在父未罷相前拔文解及第諫議大夫崔瑄論滈干撓主司侮弄文法請下御史臺推勘疏留中不出舊唐書令狐綯子滈傳大中十三年綯罷相為河中節度使為其子滈乞應進士舉許之登第三十人有鄭羲者故戶部尚書澣之孫裴宏餘故相休之子魏當故相扶之子及滈皆大臣子弟諫議大夫崔瑄論滈權在一門勢傾天下及綯罷相作鎮之日便令滈納卷貢闈豈可以父在樞衡獨撓文柄請下御史臺按問奏疏

不下 冊府元龜載起居郎張雲疏言綱方出鎮濄便策名放榜宣麻相去二十三日後梁開平三年五月勅禮部所放進士薛鈞是左司侍郎薛廷珪男方持省轄固有避嫌宜令所司落下宋開寶元年權知貢舉王祐擢進士合格者十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翼日穀入謝上謂侍臣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乃命中書覆試邴復登第因下詔自今舉人凡關食禄之家禮部具聞覆試山堂考索至太宗以後科額日廣登用亦驟而上下斤斤猶守此格有人主示公而不取者雍

熙二年宰相李昉之子宗諤參政呂蒙正之弟蒙亨鹽鐵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許仲宣之子待問舉進士試皆入等上曰此並勢家與孤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寵罷之是也山堂攷索有人臣守法而自罷者唐義問用舉者召試秘閣父介引嫌罷之是也宋史有子弟恬退而不就者韓維嘗以進士薦禮部父億任執政不就廷試仁宗患搢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靜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愧於是宰相文彦博等言維好古嗜學

安於靜退乞加甄錄召試學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是也（山堂攷索）（舊唐書言王蕘苦學善屬文以季父鐸作相避嫌不就科試）而趙屼為御史上疏言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援置親黨於要塗子弟多處筦庫甚者不使應科舉自安石秉國持內舉不避親之說始以子雱列侍從繇是循習為常今宜杜絕其源（宋史）以此為防猶有若秦檜子熺孫塤試進士皆為第一者（清波雜志紹聖丁丑章持魁南省時有詩云何處難忘酒南宮放榜時有才如杜牧無勢似章持不取通經士先收執政兒此時無一盞何以展愁眉）至於有明此法不講又入

仕之塗雖不限出身然非進士一科不能躋於貴顯於是宦遊子弟攘臂而就功名三百年來惟聞一山陰王文端（名家屏萬歷中輔臣）子中解元不令赴會試者唐宋之風蕩然無存然則寛入仕之塗而厲科名之禁不可不加之意也

天寶二年是時海内晏平選人萬計命吏部侍郎宋遥苗晉卿考之遥與晉卿苟媚朝廷又無廉潔之操取舍偷濫甚為當時所醜有張奭者御史中丞倚之子不辨

裁麥假手為判特升甲科會下第者嘗為𠜂令以其事白於范陽節度使安祿山祿山恩寵崇盛謁請無時因具奏之帝乃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樓親試升第者十無一二焉奭手持試紙竟日不下一字時謂之曳白帝大怒遂貶遥為武當太守晉卿為安康太守復貶倚為淮陽太守詔曰庭闈之間不能訓子選調之際乃以託人士子皆以為戲笑或託於詩賦諷刺考判官禮部郎中裴朏起居舍人張烜監察御史宋昱左拾遺孟朝皆貶

官嶺外

石林燕語曰國初貢舉法未備公卿子弟多艱於進取葢恐其請托也范杲魯公之兄子見知陶穀竇儀皆待以甲科會有言世禄之家不當與寒畯爭科名者遂不敢就試李内翰宗諤已過省以文正為相因唱名辭疾不敢入亦被黜文正罷相方再登科天禧後立法有官人試不中者皆科私罪仍限以兩舉慶歷以來條令日備有官人仍别立額於是進取者始自如矣

謝在杭五雜俎曰宋初進士科法制稍密執政子弟多以嫌不令舉進士有過省而不敢就殿試者慶歷中王伯庸為編排官其内弟劉原父廷試第一以嫌自列降為第二今制惟知貢舉典試者宗族不得入其它諸親不禁也執政子弟擢上第者相望不絶顧其公私何如耳楊用修作狀頭天下不以為私與江陵諸子異矣萬歷癸未蘇工部濬入闈取李相公廷機為首卷二公少同筆硯至相善也然蘇取之不以為嫌李魁天下而人

無間言公也庚戌之役湯庶子賔尹素知韓太史敬拔之髙等而其後議論蠭起座主門生皆坐褫職夫韓之才誠髙而湯之取未為失人但心跡難明卒至兩敗亦可惜也然科場之法自是日益多端矣景泰七年大學士王文陳循以其子鄉試不中至具奏訟寃為皆准令會試

北卷

明制科場分南卷北卷中卷實録洪熈元年八月乙卯行在禮部奏定科舉取士之額南士取十之六北士取十之四　後又令南北各退五卷為中卷　景泰二年會試禮部奏准取士不分

南北戶科給事中李侃等謂北人拙於文辭向日定為南北之分不可改禮部言鄉舉里選之法不可行矣取士若不以文考官將何所據且北方中土人才所生以古言之大聖如周公孔子大賢如顏曾思孟皆非南人以今言之如靖遠伯王驥左都御史王翺王文皆永樂間不分南北所取進士今豈可預謂北無其人侃等所言不允　四年會試命仍分南北中卷

此調停之術而非造就之方夫北人自宋時即云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舉人拙於文辭聲律王氏揮麈錄曰國初每歲放榜取士極少安德裕作魁日九人而已蓋天下未混一也至太宗朝浸多所得率江南之秀其後又別立分數考較五路舉人以北人拙於辭令故優取熙寧二年廷試罷三題專以策取士非雜犯不復黜然五路舉人尤為疎畧黃道夫榜傳臚至第四甲党鏄卷子神宗大笑曰此

人何繇過省知舉舒信道對以五路人用分數取末名過省上命降作第五甲末況又更兵革之亂文學一事不及南人久矣今南人教小學先令屬對猶是唐宋以來相傳舊法北人全不為此故求其習比偶調平仄者千室之邑幾無一二人而八股之外一無所通者比比也愚幼時四書本經俱讀全注後見庸師竄生欲速其成多為刪抹而北方則有全不讀者王槐野與鄭少潭提學書言關中士不讀朱注不看大全性理通鑑諸書當嘉靖之時已如此欲令如前代之人參伍諸家之注疏而通其得失固數百年不得

一人且不知十三經注疏為何物也間有一二五經刻本亦多脱文誤字而人亦不能辨此古書善本絶不至於北方而蔡虚齋林次崖諸經學訓詁之儒皆出於南方也故明代北方有二患一曰田荒二曰人荒非大有為之君作而新之不免於無田甫田維莠驕驕之歎也

漢成帝元延元年七月詔内郡國舉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此古人因地取才而不限以一科之法也宋敏求甞建言

河北陜西河東士子性朴茂而辭藻不工故登第者少請令轉運使擇薦有行藝材武者特官之使人材參用而士有可進之路其亦漢人之意也與

糊名

國家設科之意本以求才今之立法則專以防姦為主如彌封謄録一切之制是也攷之唐初吏部試選人皆糊名令學士考判武后以為非委任之方罷之此則糊名已用之選人而未嘗用之貢舉貞元中陸贄知貢舉訪士之有才行者於

翰林學士梁肅肅曰崔羣雖少年他日必至公輔果如其言册府元龜　唐書本傳贄知貢舉時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贄輸心於肅肅與元翰推薦藝實之士一歲選士纔十四五數年之内居臺省清近者十餘人太和初禮部侍郎崔郾試進士東都吳武陵出杜牧所賦阿房宫辭請以第一人處之武陵傳此知其賢而進之也張昌齡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皆為考功員外郎王師旦所絀太宗問其故對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帝然之温庭筠苦心硯席尤長於詩

賦初舉進士至京師人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塵雜不修邊幅能逐絃吹之音為側豔之詞公卿家無頼子弟裴誠令狐滈之徒相與蒱飲酣醉終日繇是累年不第本傳羅隱有詩名尤長於詠史然多譏諷以故不中第冊府元龜此知其不可而退之也宋史陳彭年傳言景德中彭年與晁迥同知貢舉請令有司詳定考試條式真宗命彭年與戚綸參定多革舊制專務防閑其所取者不復選擇文行止較一日之藝雖杜絶請託然置甲等者或非

人望（文獻通攷畧同）宋白傳言初陳彭年舉進士輕俊喜謗主司白知貢舉惡其為人黜落之彭年憾焉後居近侍為貢舉條制多所關防蓋為白設也（山堂攷索同）蓋昔之取士雖程其一日之文亦參之以平生之行而鄉評士論一皆達於朝廷（李諮傳舉進士真宗聞其至孝擢第三人當時尚未糊名　陸游老學菴筆記本朝進士初亦如唐制兼採時望真廟時周安惠公起建糊名法一切以程文為去留）故王旦傳言翰林學士陳彭年呈政府科場條目旦投之地曰內翰得官幾日乃欲隔截天下進士彭年皇恐而退（晝墁録言彭年

子彦博守汀州以贓敗杖脊流海島其孫逵兄弟㛁彭年冢取金帶分貨抵罪而范仲淹蘇頌之議竝欲罷彌封謄録之法使有司先考其素行以漸復兩漢選舉之舊本傳夫以彭年一人之私而遵之為數百年之成法無怪乎繁文日密而人材日衰欲求才者非有重門洞開之心胷不能起而更張之矣

冊府元龜唐憲宗元和二年十二月勑自今以後州府所送進士如迹涉疎狂兼虧禮教或曾為官司科罰或曾任州府小吏一事不合入清流者雖薄有詞藝竝不

得申送如舉送以後事發長吏停見任及巳停替者殿二年本試官及司功官並貶降是進一不肖之人考試之官皆有責焉今則藉口於糊名而曰吾衡其文無繇知其人也是教之崇敗行之人而代為之逭其罪也容齋四筆曰唐世科舉之柄顓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為之薦達謂之通牓故其取人也畏於譏議多公而審亦或脅於權勢或撓於親故或累於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賢者臨之則不然未引試之

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於胷中矣韓文公與祠部陸貟外書曰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愈之知者有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羣玉摭言作紓此四子皆可以當首薦而極論者期於有成而後止可也沈杞張苰登科記作弘尉遲汾李紳張後餘李翊皆出羣之才與之足以收人望而得才實主司廣求焉則以告之

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愈時幸在得中貞元八年陸贄知舉賈稜等二十二人登第公與焉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繇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待王與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為美談此書在集中不注歲月按摭言云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傪員外通牓韓文公薦十人於傪權公凡三牓共放六人餘不出五年內皆捷以登科記攷之貞元十八年德輿以中書舍人知舉放進士二十三人尉遲

汾侯雲長韋紓沈杞李翊登第十九年以禮部侍郎放二十人侯喜登第永貞元年放二十九人劉述古登第通三牓共七十二人而韓所薦者預其七元和元年崔邠下放李紳三年又放張後餘張弘皆與摭言合

搜索

舊唐書李揆傳乾元初兼禮部侍郎言主司取士多不考實徒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殊不知藝不至者居文史之囿亦不能擒辭深昧求賢之意也及試進士請於庭

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於牀引貢生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

舒元輿傳舉進士見有司鉤校苛切因上書言自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繇此出而有司以隸人待之羅棘遮截疑其為奸非所以求忠直也李戡傳年二十明六經就禮部試吏唱名乃入戡恥之明日徑返江東隱陽羨里　又言國朝校試窮微探隱無所不至士至露頂跣足以赴科場此先輩所以有投槧而出者然狡偽之風所在而有試者愈嚴而犯者

愈衆桁楊之辱不足以盡辜如主司真具别鑒雖懷藏滿篋亦復何益故捜索之法秪足以濟主司之所短不足以顯才士之所長也

前明考試之弊在乎求才之道不足而防姦之法有餘洪武五年正月癸丑上諭禮部臣曰近代以來舉人不中程式為有司所黜者多不省己自修以圖再進往往摭拾主司細故謗毀以逞私忿禮讓廉恥之風不立今後有此者罪之　萬歴末謝肇淛言上之防士如防姦偷而旁觀之伺主司如伺寇盜宋元祐初御史中丞劉摯上言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應

於上若以小人遇之彼將以小人自為矣況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誠能反今日之弊而以教化為先賢才得而治具張不難致也

金史泰和元年省臣奏捜簡之法雖嚴至於解髪袒衣索及耳鼻殊失待士之禮故移剌履傳初舉進士惡搜簡煩瑣去之葢世宗初年大定二十九年已甞依前故事使就沐浴官置衣為之更之既可防濫且不虧禮從之

朱子論學校科舉之弊謂上以盜賊待士士亦以盜賊

自處鼓譟迫脅非盜賊而何嗟夫三代之制不可見矣漢唐之事豈難倣而行之者乎

座主門生

貢舉之士以有司為座主而自稱門生自中唐以後遂有朋黨之禍座主字見令狐峘傳　張籍寄蘇州白使君詩登第早年同座主　楊嗣復傳領貢舉時父於陵自雒入朝乃率門生出迎置酒第中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生坐兩序始於陵在考功擢浙東觀察使李師稷及第時亦在馬人謂楊氏上下門生會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書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為座主兼

題名局席等條疏進來者伏以國家設文學之科求真正之士所宜行崇風俗義本君親然後升於朝廷必為國器豈可懐賞拔之私恵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為朋比所以時風浸壞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

按韓文公送牛堪序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其門者則元和長慶之間士風猶不至此

臣等議今日以後進士及第任一度參見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參謁于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會朝官及題名局席竝望勒停

新唐書初舉人既及第綴行通名詣主司第謝其制序立西階下北上東向主人席東階

下西向諸生拜主司答拜乃叙齒謝恩遂升階與公卿觀者皆坐酒數行乃赴期集又有曲江會題名席　李肇國史補既捷列名于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燕于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

奉勅宜依後唐長興元年六月中書門下奏時論以貢舉官為恩門及以登第為門生門生者門弟子也顏閔游夏等竝受仲尼之訓即是師門大朝所命春官不曾教誨舉子是國家貢士非宗伯門徒今後及第人不得呼春官為恩門師門及自稱門生宋太祖建隆三年九月丙辰詔及第舉人不得拜知舉官子弟及目為恩門師門并自稱門

生劉克莊跋陸放翁帖云余大父著作為京教考浙漕試明年考省試呂成公卷子皆出本房家藏大父與成公往還真蹟大父則云上覆伯恭兄成公則云拜覆著作丈時猶未呼座主作先生也尋其言葢宋末已有先生之稱而至於有明則遂公然謂之座師謂之門生乃其朋黨之禍亦不減於唐時矣 王元美觚不觚錄謂嘉靖以前門生稱座主不過曰先生而已至分宜當國始稱老翁其厚者稱夫子此後門生俱曰老師 五雜組言國朝惟霍文敏韜不拜主司亦不受人作門生

唐時風俗之敝楊復恭至謂昭宗為門生天子唐崔祐甫議以為自漢徐孺子於故舉主之喪徒步千里而行一祭厚則厚矣其於傳繼非可也歷代莫之非也後漢書樊儵傳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當時即有此說近日張荊州九齡又刻石而美之於是後來之受舉為參佐者報恩之分往往過當或撓我王憲捨其親戚之罪負舉其不令子孫以竊名位背公死黨茲或近之時論從而與之通人又不救遂往而不返宋陳瑩中言使王氏之門有負恩之士則漢之宗社不至於亡其言

可感夫參伍之於舉主猶蒙顧盼之恩被話言之奬陶鎔成就或資其力昔人且有黨比之譏若科場取士祇憑所試之文未識其名何有師生之分至於市權撓法取賄酬恩枝蔓糾連根柢磐互官方為之濁亂士習為之頽靡其與漢人篤交念故之誼抑何遠哉

風俗通記弘農太守吳匡為司空黄瓊所舉班詔勸耕道於澠池聞瓊薨即發喪制服上病載輂車還府論之曰剖符守境勸民耕桑肆省寃疑和解仇怨國之大事

所當勤恤而猥顧私恩傲狠自遂若宮車晏駕何以過茲論者不察而歸之厚司空袁周陽舉荀慈明有道太尉鄧伯條舉旹孟直方正二公薨皆制齊衰（漢書荀爽傳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為俗邵實議之曰師喪以心而舉主服三年可乎）若此類者非一然荀旹通儒於義足責（魏景元元年傅元舉將僕射陳公薨以諂時賢光禄鄭小同云宜凖禮而以情義斷之服弔服加麻可也三月除之宋庾蔚之以此論為允）或舉者名位斥落子孫無繼多不親至然則隆情繇乎顯閥薄報在乎衰門此又私恩之一變古今同慨者矣

後漢書周景為河內太守好賢愛士每至歲時延請舉吏入止後堂與共宴會如此數四乃遣之贈送什物無不充備既而選其父兄子弟事相優異魏志衛臻傳夏侯惇為陳留太守舉臻計吏命婦出宴臻以為末世之俗非禮之正先是司徒韓演在河南志在無私舉吏當行一辭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舉若可矣豈可令偏積一門是二公者若人情雖有厚薄之殊而意趣則有公私之別矣

記言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

交利死不屬其子焉嗚呼吾見今之舉士者交利而已

屬子而已

舉主制服

雜記曰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游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官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此雖前仕管氏亦以舉主而服之然孔子以為有君命則可葢亦有所不盡然之辭

同年

今人以同舉為同年唐憲宗問李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然穆宗欲誅皇甫鎛而宰相令狐楚蕭俛以同年進士保護之矣按漢人已有之後漢書李固傳云有同歲生得罪於冀冀風俗通云南陽五世公為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同歲又云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又云蕭令吳斌與司徒韓演同歲三國志

魏武帝紀云公與韓遂父同歲孝廉魏武故事載公令曰頋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為老漢敦煌長史武班碑云金鄉長河間髙陽史恢等追惟昔日同歲郎署孝廉柳敏碑云縣長同歲犍為屬國趙臺公晉書陶侃傳侃與陳敏同郡又同歲舉吏其云同歲蓋即今之同年也惟吳志周瑜傳言堅子策與瑜同年步騭傳言與廣陵衛旌同年此當是年齒之年私恩結而公義衰非一世之故矣

先輩

先輩乃同試而先得第者之稱程氏演繁露曰通典魏

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於雒陽時慕學者始詣太學為門人滿二歲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罷遣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者聽從後輩試試通二經亦得補掌故滿三歲試通三經者擢高第為太子舍人不第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為太子舍人舍人滿二歲試通四經者擢髙第為郎中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為郎中郎中滿二歲能通五經者擢髙第隨才叙用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叙用故唐世舉

人呼已第者為先輩緣此也韋莊集有題云癸丑年下第獻新先輩　北夢瑣言王疑知貢舉謂人曰某叨忝文柄今年榜帖全為司空先輩一人而已今攷吳志闞澤傳言州里先輩丹陽唐固修身積學薛綜傳言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晉書羅憲傳言侍宴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復問先輩宜時敘用者憲薦蜀人常忌杜軫等是先輩之稱果起於三國之時而唐李肇國史補謂互相推敬謂之先輩此又後人之濫矣演繁露又謂唐人已第者其自目曰前進士亦倣此也猶曰早第進士而其輩行在先也　澠水燕談録蘇徳祥漢相禹珪之子建隆四

年進士第一人登第初還鄉里太守置宴作樂伶人致語曰昔年隨侍嘗為宰相郎君今日登科又是狀元先輩

鄭氏詩采薇箋曰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是亦漢末人語

出身授官

史言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百纔有一文獻通攷唐時所放進士每歲不過二三十人

元龜貞元十八年五月勑自今已後每年考試所收人明經不得過一百人進士不得過二十人如無其人不必要滿此數　太和元年二年三年每年恩賜及第四十人　二年五月禮部奏請每年進士以三十人為限

從之

士之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尚有試吏部一關韓文公三試於吏部無成則十年猶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獲禄者　東萊呂氏曰唐時進士登第者尚未釋褐或是為人所論薦或再應皆中或藩方辟舉然後始得釋褐　冊府元龜唐文宗語宰臣曰凡進士及第有方鎮奏請判官者第一任未經作州縣官莫依但第一任曾作州縣官即第二任依奏

自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上初即位思振淹滯賜進士諸科出身者五百餘人　石林燕語是年進士特取

一百九人自是連放五牓通取八百一人皆先賜綠袍鞾笏賜宴開寶寺第一第二等進士及九經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其餘皆優等注擬寵章殊異歷代未有也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驟不聽陸游南唐書言馮延魯子僎韓熙載知貢舉放及第覆試被黜後與其弟侃儀价伉入宋繼取名第蓋南唐及第止於三人五人而宋及第至百餘人也此太宗初一天下欲以得士之盛跨越前代榮觀史册宋史王禹偁上疏言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重以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廕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太宗毓德王藩覩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於取人舍短用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

紀登第殆近萬人雖有俊傑之才亦多容易而得而不知僥倖之心欲速之習中於士人者且數百年而不可返矣又攷通典舉人條例四經出身授際縣尉判入第三等授望縣尉五經出身授望縣尉判入第三等授畿縣尉進士與四經同資是唐時明經進士初除不過縣尉宋史明經進士入望州判司次畿簿尉文獻通考開寶八年王嗣宗為狀元止授秦州司理參軍太平興國以後始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當時以為異數至明代則一入詞林更不外補謝肇淛曰國朝進士一入史館即與六卿抗禮二十年間便可躋卿相清華之選百職莫敢望焉唐宋之代出為郡守入為兩制未嘗有此格

也

二甲之除猶為部屬崇浮長惰職此之繇所以一第之後盡棄其學而以營陞納賄為事者以其得之淺而貴之驟也其於唐人舉士之初制失之遠矣

儒林公議言太宗臨軒放牓三五名以前皆出貳郡符遷擢榮速陳堯叟王曾初中第即登朝領太史之職賜以朱黻爾後狀元登第者不十餘年皆望柄用人亦以是為當得之也每殿廷臚傳第一則公卿以下無不聳觀雖至尊亦注視焉自崇政殿出東華門傳呼甚寵觀

者擁塞通衢今代狀元及第之榮一甲翰林之授權輿於是矣又言雒陽人尹洙豪士也嘗曰狀元及第雖使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出彊敵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無以加焉宋之務虛文而忘實事即太宗有以開之矣

宋初用人之弊有二進士釋褐不試吏部一也獻文得旨召試除官二也今銜文之塗已革而入官之選尚輕二者之弊其一尚存似宜仍用唐制

用八股之人才而使之理煩治衆此夫子所謂賊夫人之子也

恩科

宋時有所謂特奏名者開寳三年三月庚戌詔禮部閲進士及十五舉嘗終場者得司馬浦等一百六人賜本科出身特奏名恩例自此始謂之恩科咸平三年遂至九百餘人士人恃此因循不學故天聖之詔曰狃于寛恩遂隳素業苟簡戍風甚可恥也而元祐初知貢舉蘇軾孔文仲言今特奏者已及四百五十人又許例外遞減一舉則當復增數百人此曹垂老别無所望布在州

縣惟務黷貨以為歸計前後恩科命官幾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奮厲有聞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知其無益有損議者不過謂宜廣恩澤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惟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當日之論如此金史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勑今後凡五次御簾進士可一試而不黜落止以文之高下定其次謂之恩榜語不云乎及其老也戒之在得故有杖鄉之制以尊高年致仕之節以養廉恥若

以賓王謁帝之榮為閭老酬勞之具恐所益於儒林者小而所傷於風俗者多養陋識於泥塗快羶情於升斗豈有趙孟之禮絳人穆公之思黃髪足以裨君德而持國是者乎況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豈可使齗齗於闕里之旁攘攘於橋門之下宜著為令凡中式舉人年至六十者賜第罷歸居家授徒不中式者不許再上不但減百千黷貨之人亦可以勸二三有恥之士孝宗淳熙七年五月庚辰詔特奏名年六十人毋注縣尉元史至正三年三月監察御史成遵等請用終場下第舉

人充學
正山長

漢獻帝初平四年詔曰今耆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專業結童入學皓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絕榮望朕甚愍焉其依罷科者聽為太子舍人唐昭宗天復元年赦文令中書門下選擇新及第進士中有久在名場才沾科級年齒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於是禮部侍郎杜德祥奏揀到新及第進士陳光問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羽年七十三劉象年七十柯崇

年六十四鄭希顏年五十九詔光問松希羽可祕書省正字象崇希顏可太子校書此亦前代慰寒畯而收物情之一術也

實録宣德二年六月己卯行在禮部尚書胡濙奏北京國子監生及見撥各衙門歷事者請令六部尚書都察院都御史通政使司大理寺翰林院各堂上官六科給事中公同監官揀選凡年五十五以上及殘疾貌陋不堪者皆罷爲民上從之凡斥去一千九十五人其南京

國子監生亦准此例次年即奉旨澄汰天下生員　別見後廣額條下　三年四月丙辰行在吏部尚書蹇義奏揀選吏員年五十以上及人物鄙猥不諳文移者皆罷為民四年九月甲寅放南北兩京國子監生年五十五以上及殘疾者二百五十三人還鄉為民九年九月戊寅行在禮部奏取天下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試其中者入國子監讀書不中者罷歸為民宣廟精勤吏治一時澄清之效如此後人不知即知之亦不肯言矣

年齒

記曰四十曰彊而仕七十曰老而傳是人生服官之日不過三十年漢順帝陽嘉元年用左雄之言令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文吏課牋奏宋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梁武帝天監四年令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今則突而弁兮已厠銀黄之列死期將至尚留金紫之班何補官常徒隳士習宜定為中制二十方許應試

三十方許服官年至六十見任官聽其自請致仕實錄洪武十三年二月戊辰命文武官年六十以上者皆聽致仕給以誥勅　無官之人一切勒停是雖爰於古記之十年要亦不過三十年而已三十年之中復有三年大憂及期喪不得補選之日則其人在仕路之日少而居林下之日多可以消名利之心而息營競之俗

洪熙元年四月庚戌鄭府審理正俞廷輔言近年賓興之士率記誦虛文求其實才十無二三或有年纔二十

者未嘗學問一旦掛名科目而使之臨政治民職事廢隳民受其弊自今各處鄉試宜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入試上雖嘉納而未果行今則積習相沿二三百載青雲之路跬步可階五尺之童便思奔競欲以成人材而厚風俗難矣

宋李伯玉請罷童子科意亦同此

教官

漢成帝陽朔二年詔曰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

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温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為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元仁宗時方以科舉取士虞集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周子通書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彊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有司弗信也生徒弗信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能乎今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為成德之君子者

身師尊之以教於其郡邑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為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為奇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當今之世欲求成德之人如上一言者或不可遽得若其次之三言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亦未至乏才也而徒用其又次之一言則亦不過以資格授之而耄鄙之夫遂以學官為餬口之地教訓之員名存而實廢矣

明初教職多由儒士薦舉景泰二年始准會試不中式舉人考授

天順三年十二月庚申建安縣老人賀煬言朝廷建學立師將以陶鎔士類奈何郡邑學校師儒之官真材實學者百無二三虛縻廩禄猥瑣貪饕需求百計而受業解惑莫措一辭師範如此雖有英才美質何由而成至於生徒之中亦往往玩愒歲年俛達城闕待次循資濫升監學侵尋老耄授以一官但知為身家之謀豈復有

功名之念是則朝廷始也聚羣鵶而飲啖終也縱羣狼以牧人苟不嚴行考選則人材日陋士習日下矣上是其言命巡按御史同布按二司分巡官照提調學校例考之

太倉陸世儀言今世天子以師傅之官為虛銜而不知執經問道郡縣以簿書期會為能事而不知尊賢敬老學校之師以庸鄙充數而不知教養之法黨塾之師以時文章句為教而不知聖賢之道儇捷者謂之才能方

正者謂之迂樸葢師道至於今而賤極矣即欲束脩自厲人誰與之如此而欲望人才之多天下之治不可得矣又言凡官皆當有品級惟教官不當有品級亦不得謂之官葢教官者師也師在天下則尊於天下在一國則尊於一國在一鄉則尊於一鄉無常職亦無定品惟德是視若使之有品級則僕僕亟拜非尊師之禮矣至其冠服亦不可同於職官當別製為古冠服如深衣幅巾及忠靖巾之類仍以鄉國天下為等庶師道日尊儒

風日振而聖人之徒出矣按宋史黄祖舜言抱道懐德之士多不應科目老於韋布乞訪其學行修明孝友純篤者縣薦之州州延之庠序以表率多士其卓行尤異者州以名聞是亦鄉舉里選之意松江府志言洪武初楊孟載為松江府學教授與丘克莊全希賢同官當時分教有司得自延聘皆極州里之選後並至大官而朱子亦云須是罷堂除及注授教官請本州鄉先生為之年未四十不得任教官昔人之論即已及此

孟縣志曰縣人張淑譽撰高皇帝定天下詔府衛州縣各立學

置師一人或二人必擇經明行修者署之有能舉其職而最書於朝者或擢為國子祭酒及翰林侍從之官英宗以後始著為令府五人州四人縣三人例錄天下歲貢之士為之間有繇舉人進士除授者而其至也州縣長官及監司之臨者率以簿書升斗之吏視之而不復崇以體貌是以其望易狎而其氣易衰即有一二能誦法孔子以師道聞而得薦擢者亦不過授以州縣之吏而止其取之也太濫其用之也太卑而其錄之也太輕

無怪乎教術之不興而人才之難就矣

士風之薄始於納卷就試師道之亡始於赴部候選梁

武帝所謂驅迫廉撝奬成澆競者也有天下者能反此

二事斯可以養士而興賢矣

武學

山堂攷索言武學置於慶歷三年阮逸為武學諭未幾

省去熙寧復置選知兵書者判武學置直講如國子監

靖康之變不聞武學有禦侮者實録正統六年五月從

成國公朱勇等奏以兩京多勲衛子弟乃立武學設教授訓導如京府儒學之制景泰五年正月丙寅南京守備寧遠侯任禮請革武學不允景泰間廢武學天順八年十一月丙辰復設京衛武學已而武生漸多常至欺公撓法正德中錢寧已嗾武學生朱大周上疏劾楊一清矣崇禎四年南京武學生吳國麟等毆御史郭維經掌都察院張延登奏黜是則不惟不收其用而反貽之害矣

太祖實録洪武二十年七月禮部請如前代故事立武

學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廟上曰太公周之臣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並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至於建武學用武舉是分文武為二塗輕天下無全才矣古之學者文武兼備故措之於用無所不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專習者乎太公但從祀帝王廟去武成王號罷其舊廟於是勳戚子弟襲爵者習禮肄業於國子監被選尚主者用儀制主事一人教習實錄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庚辰命吏部設學於虎賁關選儒士十人教故武臣子弟之養於錦衣衛者　成化中太監汪直遂請武舉設科鄉

文事武備統歸於一嗚呼純矣

試會試殿試悉如進士恩例不果行

宋劉敞與吳九書曰昔三代之王建辟雍成均以敦教化者危冠縫掖之人居則有序其術詩書禮樂其志文行忠信是以無鄙倍之色鬬爭之聲猶懼其末也故賤詐諆爵人以德褒人以義軌度其信壹以待人故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民知所底而無貳心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未聞夫武學之科也夫輕儇之態強武之習瞋目而語難按劍而疾眎者此所謂勇力

之人也將教之以術而動之以利其可得不為其容乎為其容可得無變其俗乎而況建博士之職廣弟子之員吾恐雖有智者未能善其後矣夫戰國之時天下競於馳騖於是乎有縱横之師技擊之學以相殘也雖私議巷説有司不及然風俗猶以是薄禍亂猶以是長學者之所甚疾仁人之所憂而辯也若之何其效之且足下預其議而不能救與吾所甚惑也

因勲衛子弟不得已而立武學仍宜以孔子為先師如

前代國學祀周公唐開元改為孔子周公尚不祀于學而況太公乎成化五年掌武學國子監監丞閻禹錫言古者廟必有學受成獻馘於中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今本學見有空堂數楹乞勅所司改為文廟可謂得禮之意

雜流

唐時凡九流百家之士竝附諸國學而授之以經六典國子祭酒司業之職掌邦國儒學訓導之政令有六學

馬一曰國子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算學天寶九載置廣文館凡七學歐陽詹貞元十四年記曰我國家春享先師後更日命太學博士清河張公講禮記東脩既行筵肆乃設公就几北坐南面直講抗牘南坐北面大司成端委居于東小司成率屬列于西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自其館太學長序卿大夫子孫自其館四門師長序八方俊造自其館廣文師長序天下秀彦自其館其餘法家墨家書家筭家術業以明亦自其館

没階雲來即席鱗次攢弁如星連襟成帷觀此可見當日養士之制寛而教士之權一是以人才盛而藝術脩經學廣而師儒重後則一切擯諸橋門之外而其人亦自棄不復名其業於是道器兩亡而行能兼廢世教之日衰有繇然也

通經為吏

漢武帝從公孫宏之議下至郡太守卒史皆用通一藝以上者唐高宗總章初詔諸司令史攷滿者限試一經

昔王粲作儒吏論以為先王博陳其教輔和民性使刀筆之吏皆服雅訓竹帛之儒亦通文法故漢文翁為蜀郡守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後漢欒巴為桂陽太守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吳顧邵為豫章太守小吏資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而梁任昉有厲吏人講學詩然則昔之為吏者皆曾執經問業之徒心術正而名節修其舞文以害政者寡矣宋文

愘訥言天下未有舍儒而可以為吏者

東京之盛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貞觀之時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豈不然乎

周官太宰乃施典于邦國而陳其殷置其輔後鄭氏曰殷衆也謂衆士也輔府史庶人在官者夫庶人在官而名之曰輔先王不敢以厮役遇其人也重其人則人知自重矣歐陽公集古録晉南鄉太守碑陰官屬何其多

邪蓋通從吏而盡列之當時猶於其間取士人故吏亦清修其勢然爾

元史順帝紀至正六年四月命左右二司六部吏屬於午後講習經史其時朝綱巳弛人心將變雖有此令而實無其益是以太祖實録言科舉初設上重其事凡民間俊秀子弟皆得預選惟吏胥心術巳壞不許應試洪武四年七月丁卯又詔凡選舉毋録吏卒之徒二十三年八月壬申唐書選舉志言嘗為州縣小吏雖藝文可采勿舉劉晏傳嘗言士有爵禄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英宗實

錄大理寺少卿張因嘗建論吏員鮮有不急於利者不宜用為郡守朝廷是其言著為令然而嘗與羣臣言元初有憲官疾吏往候之憲官起扶杖而行因以杖授吏吏拱手卻立不受憲官悟其意他日見吏謝之吏曰某為屬吏非公家僮不敢避勞慮傷理體五年二月壬午是則此輩中未嘗無正直之人顧上所以陶鎔成就之者何如爾

陸子靜嘗言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能於分別之中而寓作

成之意庶乎其得之矣

前明會典洪武二十六年定凡舉人出身第一甲第一名從六品第二名第三名正七品賜進士及第第二甲從七品賜進士出身第三甲正八品賜同進士出身而一品衙門提控正七品出身二品衙門都吏從七品出身一品二品衙門掾史典吏二品衙門令史正八品出身其與進士不甚相遠也後乃立格以限其所至而吏員之與科第高下天淵矣故明初之制謂之三塗並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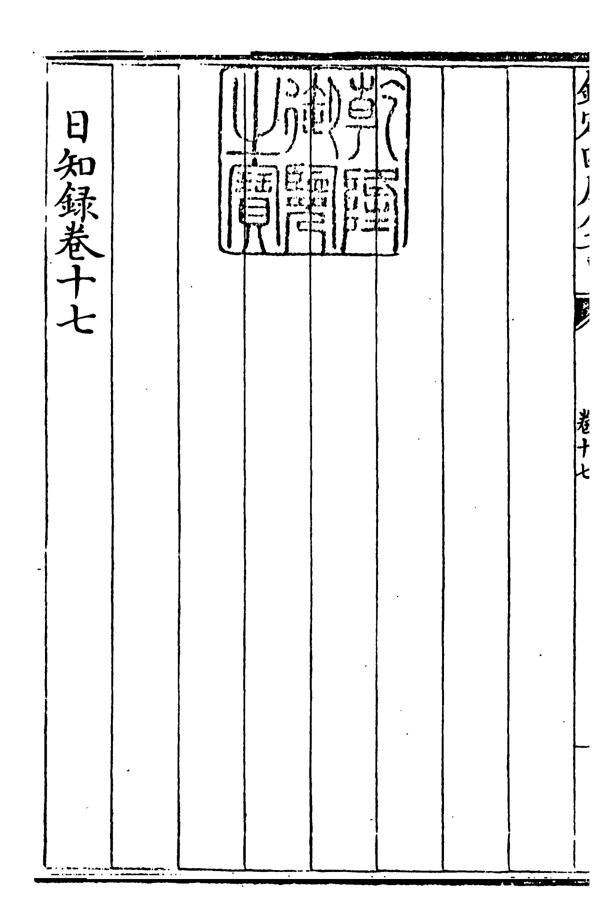
薦舉一途也天順二年十二月庚辰詔罷舉保經明行修及賢良方正以言者謂其奔競冗濫無裨實用也進士監生一途也吏員一途也或以科與貢為二途非也從考試而得者總謂之一塗

永樂七年車駕在北京命兵部尚書署吏部事方賓簡南京御史之才者召來賓奏御史張循理等二十八人可用上問其出身賓言循理等二十四人繇進士監生洪秉等四人由吏上曰用人雖不專一塗然御史國之司直必有學識達治體廉正不阿乃可任之若刀筆吏

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用之任風紀使人輕視朝廷遂黜秉等為序班諭自今御史勿復用吏流品自此分矣

宣德三年三月丙戌勑諭吏部往時選用嚴慎吏員授官者少比年吏典考滿歳以千計不分賢否一概録用廉能幾何貪鄙塞路其可不精擇乎

蘇州況鍾松江黄子威二郡守竝有賢名而徐睎萬祺皆累官至尚書



日知録卷十七